

金庸

作品集

32

鹿鼎記

壹

鹿鼎記

金
庸

金庸作品集

鹿鼎記

32



廣州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鹿鼎记/金庸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2. 11

ISBN 7-80655-340-1

I. 鹿… II. 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1196 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01-181 号

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出版社在中国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鹿鼎记

广州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编: 510121)

花城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水荫路 11 号 邮编: 510075)

湛江蓝星南华印务公司 印刷

(地址: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菴塘路 61 号 邮编: 524002)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 1474 千 印张: 56.75

印数: 26001-31000 册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4 次印刷

策 划: 欧阳群 责任编辑: 柳宗慧 朱 颀

责任校对: 贾弘业 封面设计: 张 朋

发行专线: 020-83793214 020-83781097

ISBN 7-80655-340-1/I·54

定价: 96.00 元 (全五册)

《金庸作品集》广州版新序

我的小说出了许多版本。正式授权的版本在香港是明河版，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是明河版的简体字版，台湾先后是远景版和远流版，中国内地是天津的百花文艺版，三联书店版。（北京的文化艺术社本来曾正式授权，但因转授权第三者的纠纷而引起诉讼）百花版早已结束，三联书店与文艺社的授权也都已于2001年年底终止，不再续约，从2002年开始，授权广州出版社独家出版。

这次的广州新版，改正了不少错字漏字。现在我正在进行第三次的重新校订，主要是接受了读者们的指正。有几段长的改写，是吸收了评论者以及研讨会中讨论的结果。修订后的版本，也将由广州出版社出版。

所以授权广州社出版，因为广州与香港相距很近，业务上容易联系，广州出版社给予很多合作与优惠，对于书籍质量的保证。盗印的取缔，版权的保护等作了许多令作者十分满意的努力，使我们对合作的前途怀有良好的展望。欢迎读者们继续赐予批评指教，可请由广州出版社转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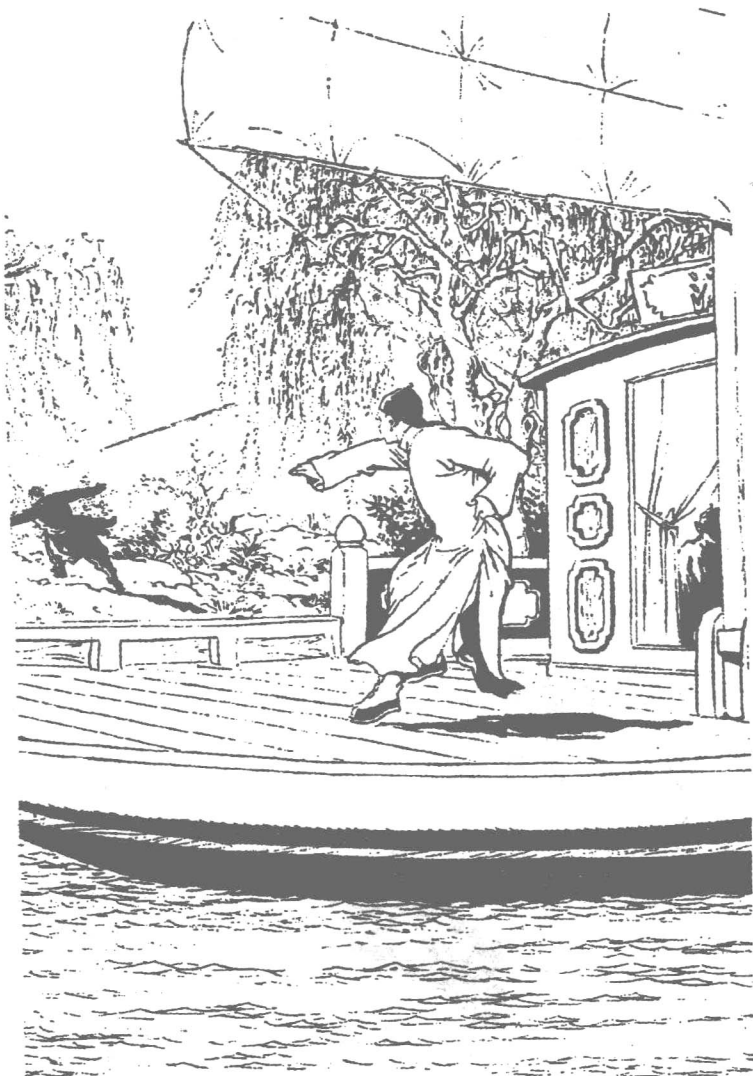
金庸

二〇〇一·十一·十三

目
录

第一回	纵横钩党清流祸 峭茜风期月旦评	3
第二回	绝世奇事传闻里 最好交情见面初	39
第三回	符来袖里围方解 椎脱囊中事竟成	81
第四回	无迹可寻羚挂角 忘机相对鹤梳翎	105
第五回	金戈运启驱除会 玉匣书留想像间	135

第六回	可知今日怜才意 即是当时种树心	177
第七回	古来成败原关数 天下英雄大可知	209
第八回	佳客偶逢如有约 盛名长恐见无因	243
第九回	琢磨颇望成全璧 激烈何须到碎琴	269
第十回	尽有狂言容数子 每从高会厕诸公	309



那书生奔到船头，
提起竹篙，挥手掷出。

月光之下，竹篙犹似飞蛇，
急射而前。但听得瓜管带动「啊」
的一声长叫，竹篙插入他后心，将
他钉在地上，篙身兀自不住晃动。



第一回 纵横钩党清流祸 峭茜风期月旦评

北风如刀，满地冰霜。

江南近海滨的一条大路上，一队清兵手执刀枪，押着七辆囚车，冲风冒寒，向北而行。

前面三辆囚车中分别监禁的是三个男子，都作书生打扮，一个是白发老者，两个是中年人。后面四辆中坐的是女子，最后一辆囚车中是个少妇，怀中抱着个女婴。女婴啼哭不休。她母亲温言相呵，女婴只是大哭。囚车旁一名清兵恼了，伸腿在车上踢了一脚，喝道：“再哭，再哭！老子踢死你！”那女婴一惊，哭得更加响了。

离开道路数十丈处有座大屋，屋檐下站着一个中年文士，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那文士见到这等情景，不禁长叹一声，眼眶也红了，说道：“可怜，可怜！”

那小孩子问道：“爹爹，他们犯了什么罪？”那文士道：“又犯了什么罪？昨日和今朝，已逮去了三十几人，都是我们浙江有名的读书人，个个都是无辜株连。”他说到“无辜株连”四字，声音压得甚低，生怕给押送囚车的官兵听见了。那小孩道：“那个小女孩还在吃奶，难道也犯了罪？真没道理。”那文士道：“你懂得官兵没道理，真是好孩子。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为鼎镬，我为麋鹿！”

那小孩子道：“爹，你前几天教过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就是给人家斩割屠杀的意思。人家是切菜刀，是砧板，我们就是鱼和肉。‘人为鼎镬，我为麋鹿’这两句话，意思也差不多么？”那文士

道：“正是！”眼见官兵和囚车已经去远，拉着小孩的手道：“外面风大，我们回屋里去。”当下父子二人走进书房。

那文士提笔蘸上了墨，在纸上写了个“鹿”字，说道：“鹿这种野兽，虽是庞然大物，性子却极为和平，只吃青草树叶，从来不伤害别的野兽。凶猛的野兽要伤它吃它，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那只有给人家吃了。”又写了“逐鹿”两字，说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来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温顺善良，只有给人欺压残害的份儿。《汉书》上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说，秦朝失了天下，群雄并起，大家争夺，最后汉高祖打败了楚霸王，就得了这只又肥又大的鹿。”

那小孩点头道：“我明白了。小说书上说‘逐鹿中原’，就是大家争着要做皇帝的意思。”那文士甚是喜欢，点了点头，在纸上画了一只鼎的图形，道：“古人煮食，不用灶头锅子，用这样三只脚的鼎，下面烧柴，捉到了鹿，就在鼎里煮来吃。皇帝和大官都很残忍，心里不喜欢谁，就说他犯了罪，把他放在鼎里活活煮熟。《史记》中记载蔺相如相对秦王说：‘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也，臣请就鼎镬。’就是说：‘我该死，将我在鼎里烧死了吧！’”

那小孩道：“小说书上又常说‘问鼎中原’，这跟‘逐鹿中原’好像意思差不多。”那文士道：“不错。夏禹王收九州之金，铸了九口大鼎。当时的所谓‘金’其实是铜。每一口鼎上铸了九州的名字和山川图形，后世为天下之主的，便保有九鼎。《左传》上说：‘楚子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只有天下之主，方能保有九鼎。楚王只是楚国的诸侯，他问鼎的轻重大小，便是心存不轨，想取周王之位而代之。”

那小孩道：“所以‘问鼎’、‘逐鹿’，便是想做皇帝。‘未知鹿死谁手’，就是不知哪一个做成了皇帝。”

那文士道：“正是。到得后来，‘问鼎’、‘逐鹿’这四个字，也可借用于别处，但原来的出典，是专指做皇帝而言。”说到这里，叹了口气，道：“咱们做老百姓的，总是死路一条。‘未知鹿死谁手’，只

不过未知是谁来杀了这头鹿，这头鹿，却是死定了的。”

他说着走到窗边，向窗外望去，只见天色阴沉沉地，似要下雪，叹道：“老天爷何其不仁，数百个无辜之人，在这冰霜遍地的道上行走。下起雪来，可又多受一番折磨了。”

忽见南边大道上两个人戴着斗笠，并肩而来，走到近处，认出了面貌。那文士大喜，道：“是你黄伯伯、顾伯伯来啦！”快步迎将出去，叫道：“梨洲兄、亭林兄，哪一阵好风，吹得你二位光临？”

右首一人身形微胖，颊下一部黑须，姓黄名宗羲，字梨洲，浙江余姚人氏。左首一人又高又瘦，面目黝黑，姓顾名炎武，字亭林，江苏昆山人氏。黄顾二人都是当世大儒，明亡之后，心伤国变，隐居多不仕，这日连袂来到崇德。顾炎武走上几步，说道：“晚村兄，有一件要紧事，特来和你商议。”

这文士姓吕名留良，号晚村，世居浙江杭州府崇德县，也是明末、清初一位极有名的隐士。他眼见黄顾二人脸色凝重，又知顾炎武向来极富机变，临事镇定，既说是要紧事，自然非同小可，拱手道：“两位请进去先喝三杯，解解寒气。”当下请二人进屋，吩咐那小孩道：“葆中，去跟娘说，黄伯伯、顾伯伯到了，先切两盘羊膏来下酒。”

不多时，那小孩吕葆中和兄弟毅中搬出三副杯筷，布在书房桌上。一名老仆奉上酒菜，吕留良待三人退出，关上了书房门，说道：“黄兄，顾兄，先喝三杯！”黄宗羲神色惨然，摇了摇头。顾炎武却自斟自饮，一口气连干了六杯。吕留良道：“二位此来，可是和明史一案有关吗？”黄宗羲道：“正是！”顾炎武提起酒杯，高声吟道：“‘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晚村兄，你这两句诗，真是绝唱！我每逢饮酒，必诵此诗，必浮大自。”

吕留良心怀故国，不肯在清朝做官。当地大吏仰慕他声名，保荐他为“山林隐逸”，应征赴朝为官，吕留良誓死相拒，大吏不敢再逼。后来又有一名大官保荐他为“博学鸿儒”，吕留良眼见若再相拒，显是轻侮朝廷，不免有杀身之祸，于是削发为僧，做了假和尚。

地方官员见他意坚，从此不再劝他出山。“清风、明月”这两句诗，讥刺满清，怀念前明，虽然不敢刊行，但在志同道合的朋辈之间传诵已遍，此刻顾炎武又读了出来。黄宗羲道：“真是好诗！”举起酒杯，也喝了一杯。吕留良道：“两位谬赞了。”

顾炎武一抬头，见到壁上挂着一幅高约五尺、宽约丈许的大画，绘的是一大片山水，笔势纵横，气象雄伟，不禁喝了声彩，画上只题了四个大字：“如此江山”，说道：“看这笔路，当是二瞻先生的丹青了。”吕留良道：“正是。”那“二瞻”姓查，名士标，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画家，也和顾黄吕诸人交好。黄宗羲道：“这等好画，如何却无题跋？”吕留良叹道：“二瞻先生此画，颇有深意。只是他为人稳重谨慎，既不落款，亦无题跋。他上个月在舍间盘桓，一时兴到，画了送我，两位便题上几句如何？”

顾黄二人站起身来，走到画前仔细观看，只见大江浩浩东流，两岸峰峦无数，点缀着奇树怪石，只是画中云气弥漫，山川虽美，却令人一见之下，胸臆间顿生郁积之意。

顾炎武道：“如此江山，沦于夷狄。我辈忍气吞声，偷生其间，实令人悲愤填膺。晚村兄何不便题诗一首，将二瞻先生之意，表而出之？”吕留良道：“好！”当即取下画来，平铺于桌。黄宗羲研起了墨。吕留良提笔沉吟半晌，便在画上振笔直书。顷刻诗成，诗云：

“其为宋之南渡耶？如此江山真可耻。其为崖山以后耶？如此江山不忍视。吾今始悟作画意，痛哭流涕有若是。以今视昔昔犹今，吞声不用枚衔嘴。画将皋羽西台泪，研人丹青提笔泚。所以有画无诗文，诗文尽在四字里。尝谓生逢洪武初，如瞽忽瞳跛可履。山川开霁故壁完，何处登临不狂喜？”

书完，掷笔于地，不禁泪下。

顾炎武道：“痛快淋漓，真是绝妙好辞。”吕留良道：“这诗殊无含蓄，算不得好，也只是将二瞻先生之原意写了出来，好教观画之人得知。”黄宗羲道：“何日故国重光，那时‘山川开霁故壁完’，纵然是穷山恶水，也令人观之大畅胸怀，真所谓‘何处登临不狂喜’了！”

顾炎武道：“此诗结得甚妙！终有一日驱除胡虏，还我大汉山河，比之徒抒悲愤，更加令人气壮。”

黄宗羲慢慢将画卷了起来，说道：“这画是挂不得了，晚村兄须得妥为收藏才是。倘若给吴之荣之类奸人见到，官府查究起来，晚村兄固然麻烦，还牵累了二瞻先生。”

顾炎武拍桌骂道：“吴之荣这狗贼，我真恨不得生食其肉。”吕留良道：“二位枉顾，说道有件要紧事。我辈书生积习，作诗题画，却搁下了正事。不知究是如何？”黄宗羲道：“我二人此来，乃是为了二瞻先生那位本家伊璜先生。小弟和顾兄前日得到讯息，原来这场明史大案，竟将伊璜先生也牵连在内。”吕留良惊道：“伊璜兄也受了牵连？”

黄宗羲道：“是啊。我二人前日晚上匆匆赶到海宁袁花镇，伊璜先生并不在家，说是出外访友去了。炎武兄眼见事势紧急，忙嘱伊璜先生家人连夜躲避；想起伊璜先生和晚村兄交好，特来探访。”吕留良道：“他……他却没有来。不知到了何处。”顾炎武道：“他如在府上，这会儿自己出来相见。我已在他书房的墙壁上题诗一首，他若归家，自然明白，知所趋避，怕的是不知讯息，在外露面，给公人拿住，那可糟了。”

黄宗羲道：“这明史一案，令我浙西名士几乎尽遭毒手。清廷之意甚恶，晚村兄名头太大，亭林兄与小弟之意，要劝晚村兄暂且离家远游，避一避风头。”吕留良气愤愤地道：“鞑子皇帝倘若将我捉到北京，拼着千刀万剐，好歹也要痛骂他一场，出了胸中这口恶气，才痛痛快快地就死。”

顾炎武道：“晚村兄豪气干云，令人好生钦佩。怕的是见不到鞑子皇帝，却死于一般下贱的奴才手里。再说，鞑子皇帝只是个小孩子，什么也不懂，朝政大权，尽操于权臣鳌拜之手。兄弟和梨洲兄推想，这次明史一案所以如此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当是鳌拜意欲挫折我江南士人之气。”

吕留良道：“两位所见甚是。清兵入关以来，在江北横行无阻，

一到江南，却处处遇到反抗，尤其读书人知道华夷之防，不断跟他们捣蛋。鳌拜乘此机会，要对我江南士子大加镇压。哼，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除非他把咱们江南读书人杀得干干净净。”

黄宗羲道：“是啊。因此咱们要留得有用之身，和鞑子周旋到底，倘若逞了一时血气之勇，反是堕入鞑子的算中了。”

吕留良登时省悟，黄顾二人冒寒枉顾，一来固是寻觅查伊璜，二来是劝自己出避，生怕自己一时按捺不住，枉自送了性命，良友苦心，实深感激，说道：“二位金石良言，兄弟哪敢不遵？明日一早，兄弟全家便出去避一避。”黄顾二人大喜，齐声道：“自该如此。”

吕留良沉吟道：“却不知避向何处才好？”只觉天涯茫茫，到处是鞑子的天下，真无一片干净土地，沉吟道：“桃源何处，可避暴秦？桃源何处，可避暴秦？”顾炎武道：“当今之世，便真有桃源乐土，咱们也不能独善其身，去躲了起来……”吕留良不等他辞毕，拍案而起，大声道：“亭林兄此言责备得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暂时避祸则可，但若去躲桃花源里，逍遥自在，忍令亿万百姓在鞑子铁蹄下受苦，于心何安？兄弟失言了。”

顾炎武微笑道：“兄弟近年浪迹江湖，着实结交了不少朋友。大江南北，见闻所及，不但读书人反对鞑子，而贩夫走卒、屠沽市井之中，也到处有热血满腔的豪杰。晚村兄要是有意，咱三人结伴同去扬州，兄弟给你引见几位同道中人如何？”吕留良大喜，道：“妙极，妙极！咱们明日便去扬州，二位少坐，兄弟去告知拙荆，让她收拾收拾。”说着匆匆入内。

不多时吕留良回到书房，说道：“明史一案，外间虽传说纷纷，但一来传闻未必确实，二来说话之人又顾忌甚多，不敢尽言。兄弟独处蜗居，未知其详，到底是何起因？”

顾炎武叹了口气，道：“这部明史，咱们大家都是看过的了，其中对鞑子不大恭敬，那也是有的。此书本是出于我大明朱国桢相国之手，说到关外建州卫之事，又如何会对鞑子客气？”吕留良点头道：“听说湖州庄家花了几千两银子，从朱相国后人手中将明史原

稿买了来，以己名刊行，不想竟然酿此大祸。”

浙西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处于太湖之滨，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盛产稻米蚕丝。湖州府的首县今日称为吴兴县，清时分为乌程、归安两县。自来文风甚盛，历代才士辈出，梁时将中国字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的沈约，元代书画皆臻极品的赵孟頫，都是湖州人氏。当地又以产笔著名，湖州之笔，徽州之墨，宣城之纸，肇庆端溪之砚，文房四宝，天下驰名。

湖州府有一南浔镇，虽是一个镇，却比寻常州县还大，镇上富户极多，著名的富室大族之中有一家姓庄。其时庄家的富户名叫庄允城，生有数子，长子名叫廷铨，自幼爱好诗书，和江南名士才子多所结交。到得顺治年间，庄廷铨因读书过勤，忽然眼盲，寻遍名医，无法治愈，自是郁郁不欢。

忽有一日，邻里有一姓朱的少年携来一部手稿，说是祖父朱相国的遗稿，向庄家抵押，求借数百两银子。庄家素来慷慨，对朱相国的后人一直照顾，既来求借，当即允诺，也不要他用什么遗稿抵押。但那姓朱少年说道借得银子之后，要出门远游，这部祖先的遗稿带在身边，恐有遗失，存在家里又不放心，要寄存在庄家。庄允城便答应了。那姓朱少年去后，庄允城为替儿子解闷，叫家中清客读给他听。

朱国桢这部明史稿，大部分已经刊行，流传于世，这次他孙子携来向庄家抵押的，是最后的许多篇列传。庄廷铨听清客读了数日，很感兴味，忽然想起：“昔日左丘明也是盲眼之人，却因一部史书《左传》，得享大名于千载之后。我今日眼盲，闲居无聊，何不也撰述一部史书出来，流传后世？”

大富之家，办事容易，他既兴了此念，当即聘请了好几位士人，将那部明史稿从头至尾地读给他听。他认为何处当增，何处当删，便口述出来，由宾客笔录。

但想自己眼盲，无法博览群籍，这部明史修撰出来，如内容谬误甚多，不但大名难享，反而被人讥笑，于是又花了大批银两，延请

许多通士鸿儒，再加修订，务求尽善尽美。有些大有学问之人非钱财所能请到，庄廷铨便辗转托人，卑辞相邀。太湖之滨向来文士甚多，受到庄家邀请的，一来怜其眼盲，感其意诚；二来又觉修撰明史乃是一件美事，大都到庄家来做客十天半月，对稿本或正其误，或加润饰，或撰写一两篇文字。因此这部明史确是集不少大手笔之力。书成不久，庄廷铨便即去世。

庄允城心伤爱子之逝，即行刊书。清代刊印一部书，着实不易，要招请工匠，雕成一块块木版，这才印刷成书。这部明史卷帙浩繁，雕工印工，费用甚巨。好在庄家有的是钱，拨出几间大屋作为工场，多请工匠，数年间便将书刊成了，书名叫做《明书辑略》，撰书人列名为庄廷铨，请名士李令晰作序。所有曾经襄助其事的学者也都列名其上，有茅元锡、吴之铭、吴之熔、李扔涛、茅次莱、吴楚、唐元楼、严云起、蒋麟徵、韦金祐、韦一园、张隽、董二酉、吴炎、潘怪章、陆圻、查继佐、范襄等，共一十八人。书中又提到此书是根据朱氏的原稿增删而成，不过朱国桢是明朝相国，名头太大，不便直书其名，因此含含糊糊地只说是“朱氏原稿”。

《明书辑略》经过这许多文人学士撰改修订，是以体例精备，叙述详明，文字又华瞻雅致，书出后大获士林赞誉。庄家又是志在扬名，书价取得极廉。原稿中涉及满洲之时，本有不少攻讦指摘的言语，修史诸人早已一一删去，但赞扬明朝的文字却也在所不免。当时明亡未久，读书人心怀故国，书一刊行，立刻就大大畅销。庄廷铨之名噪于江北江南。庄允城虽有丧子之痛，但见儿子成名于身后，自是老怀弥慰。

也是乱世之时，该当小人得志，君子遭祸。湖州归安县的知县姓吴名之荣，在任内贪赃枉法，百姓恨之切齿，终于为人告发，朝廷下令革职。吴之荣做了一任归安县知县，虽然搜刮了上万两银子，但革职的廷令一下，他东贿赂，到处打点，才免得抄家查办的处分，这上万两赃款却也已荡然无存，连随身家人也走得不知去向。他官财两失，只得向各家富室一处处去打秋风，说道为官清苦，此